

學生姓名：藍應天

班別及班號：3B (18)

寫作題目：〈我讀懂了自己的缺口〉

寫作時間：2025 年 10 月

〈我讀懂了自己的缺口〉

父親的書房裏，掛着一幅他臨摹的《洛神賦圖》。每次駐足畫前，我都能看到他筆下淒美的氛圍，卻始終看不懂那些花紋裏埋藏着的秘密。

在十五歲之前，我一直活在父親的影子裏。他是城中有名的畫家，手指永遠沾着洗不淨的墨痕。客人來訪時總會向我說：「你的畫畫技巧又進步了，真不愧是畫家的兒子，你將來必定能成為像你父親一樣的畫家。」可是他們不知道，這句讚美對我而言是沉重的枷鎖，我握毛筆的手發抖，調出的顏料總是混濁，就像是活在父親高大身軀下的影子裏。

我最怕的是週末的繪畫課。父親示範時，毛筆在他手中如魚得水，一筆下去，山石的質感躍然紙上。輪到我了，卻是另一番光景：墨色在宣紙上暈成尷尬的墨團，線條僵硬得如同尺規作圖。父親沉默地站在身後，他的沉默比責備更令人窒息。

那個雨天，我再次搞砸了一幅山水作業，憤怒之下，我把畫作揉成團扔進垃圾桶，然後不顧一切地衝進雨裏。雨水混着淚水流進嘴裏，我對着灰蒙蒙的天空大喊：「我永遠成不了你！」我在老街漫無目的地走着，走累了才渾身濕透地躲進一家裱畫店。店主是位老人，正在修復一幅古畫。我不禁好奇駐足觀賞，他讓我靠近些看：「你看，這破損的地方，用再好的技法和材料去補，也補不出原來的氣韻了。我怔住了。那些細密的修補痕跡，像極了我臨摹父親畫作的筆觸：工整、準確，卻沒有靈魂。

「修復古畫最難的不是模仿，是理解。」老人指着畫上的裂隙說，「你得先讀懂它的傷口，才能讓新墨與舊紙對話。」

回到家，我第一次沒有走進畫室，而是翻出父親年輕時的寫生本。泛黃的紙頁上，是二十年前的他：笨拙的線條、出界的色彩，還有密密麻麻的修改筆記。在一幅失敗的荷花圖旁，他寫道：今日畫荷，方知八十妙不在形似，在留白處呼吸。我忽然哭了出來。原來父親也曾有過這樣稚拙的起點，而我一直試圖跨越這個過程，直接抵達他的現在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推開畫室的門。父親正在畫一幅雪景圖，雪地的留白處透着宣紙的紋理，我拿起最小的那支筆，蘸滿最濃的墨，在角落畫下一株歪斜的枯樹。「這裏

應該用淡墨。」父親說。「可是我想讓它看起來是逆着風雪生長的。」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顫抖。

父親愣住了。良久，他往我調色盤裏加了一滴水，說道：「那再加點花青，讓樹枝帶着寒氣。」那個下午，我們第一次合作完成一幅作品。我的枯樹倔強地立在父親的雪地裏，雖然繪畫技法生澀，卻有着不一樣的生機。

如今我明白了，我的缺口從來不是技法的不足，而是試圖成為另一個人的執念。我和父親之間隔着的不是水平的高低，而是兩代人，兩種生命軌跡的必然距離。就像他愛畫崇山峻嶺，而我更想畫雨巷裏濕漉漉的青石。

窗外又下起雨。畫案上，我和父親合作的那幅雪景圖已經裝裱完成，我終於讀懂了自己的缺口，真正的水墨傳承，不是模仿前輩的筆跡，而是找到屬於自己的呼吸。